



同济文化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系列教材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系列丛书

中外文化国际传播经典案例

孙宜学 主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系列教材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系列丛书

中外文化国际传播经典案例

孙宜学 主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外文化国际传播经典案例 / 孙宜学主编. --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6.1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系列丛书 / 孙宜学主编)

ISBN 978-7-5608-5971-2

I. ①中… II. ①孙… III. ①文化传播-案例-世界
IV. ①G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03227号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系列丛书 孙宜学 主编

中外文化国际传播经典案例

孙宜学 主编

责任编辑: 丁会欣

责任校对: 张德胜

插图: 卞舒舒

题签: 杨贤金 (同济大学党委书记)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四平路1239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规格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75 000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5971-2
定 价 56.00元

同济大学2016年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创新项目
“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在职培养创新模式研究”项目成果

汉传天下

杨贤金

丛书编委会（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序）

主任 江 波

副主任 陈 强 陈圣来

委员 安 然（华南理工大学）

白乐桑（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

Charles A. Laughlin（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蔡建国（上海市政府参事、市侨办）

蔡潇丽（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孔子学院）

陈 强（同济大学）

陈圣来（上海社会科学院）

程爱民（南京大学）

古川裕（日本大阪大学）

郭 强（同济大学）

关侗红（同济大学）

胡春春（同济大学/德国汉诺威孔子学院）

江 波（同济大学）

江弱水（浙江大学）

孔德懿（同济大学）

李奎泰（韩国加图立关东大学）

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

李建昌（同济大学）

凌德祥（上海交通大学）

凌晓凤（上海市语委）

陆俭明（北京大学）

马箭飞（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马秋武（同济大学）

孟柱亿（韩国外国语大学）

潘慧斌（同济大学）

任海波（上海师范大学）

沈益洪（上海大学）

宋明炜（美国卫斯理学院）

孙冰（上海财经大学）

孙宜学（同济大学）

Valentina Pedone

王建军（苏州大学）

文炳淳（韩国庆熙大学）

吴应辉（中央民族大学）

吴 正（Shanghai Daily）

吴中伟（复旦大学）

徐丽华（浙江师范大学）

杨光俊（日本樱美林大学）

张建民（华东师范大学）

张亚军（扬州大学）

张艳莉（上海外国语大学）

朱崇志（同济大学）

朱瑞平（北京师范大学）



序一 语言与文化教育是培养可持续发展人才的基础

同济大学是以工科见长的大学，学校内工科气氛浓厚，我们可以请到许许多多著名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来校演讲、交流，相关的研讨会、国际会议也是司空见惯。但能够以“跨文化视野下的语言与文化”为主题，邀请到这么多语言学界、文化传播界最著名的学者到同济来，对同济大学来说应该是别开生面的，是一个非常崭新的现象，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也特别表明了，同济在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大学的进程中，采取了积极行动，也积极迈出了新的一步。

大学最重要的工作是要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同济大学要建设成为一所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大学，就是要把同济大学的学生培养成“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专业精英与社会栋梁”。要实现这一目标，教学是基础，是关键。目前，同济大学正抓住国家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机遇，科学建设“科教结合”的创新创业体系，推进完善统一高效的教學管理机制，加大和深化教学改革，鼓励更多良师胸怀远大志向、安心耕耘三尺讲台。从2010年起，同济大学就设置了“教学型教授系列”，结合学科特点和教学要求，在考评机制的设计中，为公共基础课教学、专业基础课教学、实践教学等三个领域的教师开辟专属的职称“上升通道”，就是为了鼓励教师重视教学。这是一项创新，正逐步完善。

同济大学与德国的合作闻名世界，现在这一合作模式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4年10月10日，中德政府联合发表《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其中同济

大学的中德学部被作为中德高校合作的成功典范列入第99条。对同济大学来说，这是难得的机遇，同济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围绕人才培养的目标，进一步夯实和拓展同济大学的“德国品牌”，构建具有同济特色、以德语为基础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做好“专业+德语”的千人培养计划这篇大文章，使我们的学生不但能做业界领袖，还能承担社会责任，规划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未来，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精神领袖，同时还要有美的灵魂，有渊博的知识。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坚持以通识教育为基础，以专业知识为核心，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概括地说，就是：

首先，我们培养的学生，要能够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而要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需要同学们不仅掌握一门所谓“硬的”、实用的，能够很容易找到工作的技巧，而且实际上更应掌握一种能为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作出最重大贡献的能力。

第二点，我们确实希望学生在一生中能够可持续发展。从我们已有的数据和资料来看，同济大学过去几十年毕业的几十万学生里，在我们的工程师、科学家中，能够在人文方面，在社会科学方面，在社会交流和交往方面，得到一定锻炼和培养的人，能够走得更远，能够走得更高。所以我觉得文化对学生的发展也是非常有用的。

最后，语言与文化的建设对同济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济一直都太“硬”，但我们需要一点“软”的东西，需要一点软硬结合，需要文化、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文知识。因此，学校目前在全校推广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英语中是指广义的liberal art education，art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讲culture。语言与文化非常重要，因为即使是最好的企业，一流的企业，其成功最后实际上靠的还是文化。过去我们讲技术，讲产品，讲服务，但归根结底最后还是讲文化，而一所好的大学最后靠的也是文化。

那么，应该怎么理解语言与文化及其相互关系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语言和文化是人类交流中所需要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而语言又是文化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因为没有语言，文化很难交流，而如果语言脱离了文化的环境，就只是



syllable了，就叫音节了，叫声音了，那就不叫语言了。

我们的汉语和中国文化怎么传播呢？我想，作为一种语言，汉语有其自身的缺点和优点。从科学的角度看，学习汉语会促进人的智力发展，促进人的语言应用能力，因为汉语作为一种形象文字，在这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

随着中国的崛起，东方的崛起，东方文化的崛起，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多元文化的世界。当然，从本质上说，当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还不够，多元性可能太少了一点，因此需要加强研究和实践，推动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推动世界的和谐发展。同济大学在这样一个交流的过程中，应该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同济大学推动汉语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态度。

我希望，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能够平等和谐地互相交流！让我们共同用更美好的语言来描述我们更美好的未来。

（根据裴钢校长2014年10月25日在同济大学举办的“汉语国际传播：跨文化视域下的语言与文化”国际会议上的相关会谈和开幕式致辞整理）



同济大学校长
2014年10月25日

序二 全面规划汉语国际教育事业

汉语国际教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必须加强研究，全面规划。这项事业好比唱一台大戏，有四个方面需要考虑：一是唱什么戏，怎么唱戏；二是演职员的招聘、培养与管理；三是搭什么样的戏台子，在哪里搭戏台子；四是怎么样召人看戏。

唱什么戏，怎么唱戏，就是怎么进行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学的基础是语言，语言离不开文化，传播语言当然包含着传播文化。但传播文化未必是传播语言，若忽视语言教学而专事文化传播，必将是舍本逐末。

“汉语难学”仿佛是“普世印象”。著名汉学家戴维·莫色写过一篇“Why Chinese is so damn hard?”的文章，他竟然用damn来形容汉语的难。但是法国著名汉学家白乐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不赞同“汉语难学说”，甚至指出“汉语难学，那都是你们中国人自己这么说的”。汉语难学，对于“知难而上”者也许还更富吸引力，但知难而上者少，多数人可能未入门而先退去，这对汉语传播绝不是好事情。我们必须破除“汉语难学说”，或证明汉语不难学，或创造出好的教学法。其实汉语真不难学，北京语言大学速成学院可以在2个月到3个月让学生掌握汉语的口语。汉语难在汉字上，重要的是解决汉字教学问题。

还应深思，汉语国际教育要传播什么样的文化？中华上下五千年，今有56个民族、100多种语言，文化丰富多彩但也良莠不齐，故而不可能俯拾皆而可外传。我以为，首先应理清清楚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关系，传播我们还在相信的文化，自己都不



传承的文化，焉能传外播远？其次，要传播那些能够对人类、对他国产生正能量的文化，传播能让世界人民受益的文化。

近些年来，汉语国际教育又有些新问题值得思考。首先是“搭戏台”的问题，汉语国际教育的布点要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外交发展相契合。国家最需要的石油、煤炭、铁矿石等的地区分布图，与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点的分布图应相契合。国家未来要修建的国际高速铁路线上、“一带一路”上，都需要大量的汉语人才，都应该支持孔子学院在那里布点。我们虽然在做语言教育，但也需时时思考：何处与中国经济的来往最密切？何人与中国经济的关系最密切？当然，戏台不能只自己搭，还要鼓励外国人搭，因为汉语国际教育不止利于中国，学习汉语的外国和外国人更是得利者。要关注世界上很多外国人已经搭建的戏台，比如国外的中文系、东亚系等。

汉语国际教育也有“召人看戏”的问题。汉语当前的“国际形象”，经济利益最显眼，我们应在此基础上科学“包装”汉语，塑造汉语更能招人的形象。比如，可以为汉语拟这样的广告词：“谁拥有汉语，谁就拥有未来！”当然，汉语也不能只靠我们包装，英语走向世界也不是只英美国自己包装，非英美国家的“包装”或许起了更大的作用。

我国的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当前又到达发展的新阶段。就国内来说，来华留学生迅速增加，他们除了获得汉语能力之外，大多数还要学习专业知识。探讨“汉语+专业”的教育模式，是汉语国际教育的一台新戏，对促使中国尽快成为“留学目的地国”具有重要意义。就海外汉语教育来说，提升非汉语环境下的汉语教学质量、推进汉语国际教育的“当地化”，是当务之急；此外，海外汉语教学机构的设置如何与中国“走出去”的布局更适应，与“一带一路”的倡议更适应，怎样进一步发挥海外办学的积极性，怎样让中国民间更深入地参与海外办学，怎样有效协调世界各地相关办学机构的汉语教育规范等，也都需要精心谋划，适时举措。

同济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镇，对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剧本创作、演职员组团、搭台演出、召人看戏等，都负有重要责任，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又推出这套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系列丛书，紧密结合汉语国际教育实际，梳理中华文化之精华，提出了一些文化传播的理论设想，并有生动的案例分析，相信对于解决新阶段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问题，将发挥很好的作用。

李宇明

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

2014年10月15日



前 言

“做个文化人！”这是世界上所有父母对子女的期许，也是很多人的梦想罢！

证明自己真有文化，且设法让人承认自己有文化；甚至冒险将自己所推崇的文化介绍给他人，这也是很多人的梦想罢！

我们编写这样一套书，也许就是为了实现这两种梦想。

可即使行笔至此，我们都竟然还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文化，或者说，知道什么才是有文化；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真正接触到了文化。

文化，是海！

而我们希望这套书，能是一叶扁舟。

何谓“文”？

在甲骨文里，“文”，是指用刀具刻出来的图画性表义符号。《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文，错画也。”即事物错综所造成的纹理或形象，表现为“彩色交错”，引申为文雅。

“文”与“质”相对应。“质”，即本质、本性。无质不成文，质过则粗鄙；



无文质不现，文过则流于形式主义，成为八股，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只有文、质均衡，才是真君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才是“德之仪兮”。（刘基《梅颂》）有“文”之人，雅致有礼，从容不迫，胸有丘壑，让人敬之、近之，而心生暖意。

“文”另有“纹饰”之意，引申为“掩饰”，《朱传》：“文，饰之也。”《论语》：“小人之过也，必文。”显然，真“文”人不能“文过饰非”，务实求真传达，以诚相见，要文，不要“纹”。更不能花言巧语、夸夸其谈。

何谓“化”？

在甲骨文里，“化”由两个“人”构成，一个头朝上站立的“人”，一个头朝下入土的“人”，表示由生到死的改变。《说文解字》：“化，教行也。”《道德经》：“我无为而民自化。又以德化民曰化。”《乐记》：“化民成俗。”《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曰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显然，“化”的本义，就是变化。由“变化”引申为“感化”、“教化”等意。

何谓“文化”？

“文”与“化”并用，较早出现在战国末年的《易·贲卦·彖》：“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天文”虽然“刚柔交错”，却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章可循。发现其中的规律，可有效指导农业生产。“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辞海》）

“人文”如同“天文”，看似繁复芜杂，实则也有规律可循，那就是一个民族所共有的符号、价值观及其规范。符号是文化的基础，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而规范，包括习惯规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则是文化的主要内容。

西汉以后，“文”与“化”始合用。如刘向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



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意思是说圣人治国，首先得以“文化”服人。

以“文”“化”人，即通过感化或教化人，移风易俗。也就是说，文化本身，即包含了文化交流与传播。不同文化虽然产生于不同的环境，以不同的语言和形式表达，但不同文化之间仍有同质性，因为人“性本善”，都具有求真求善的本性。这是文化交流的前提和基础。

文化传播

文化具动态性，文化的形成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文化永远处于形成过程中，处于不断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其共时性与历时性具有同一性和统一性。因此，不断汲取与不断释放是文化的常态。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与世界上任何文化形态一样，都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需求。文化发达的民族，都希望能把自己的文化推广出去，以改善世界文化环境，求得世界文化之大同。当然，文化是否发达或是否优异，有实，有虚。确实优秀的文化，会被欣然接受，即使不主动推广，也会有人来求“化”，如中国唐时各国的“遣唐使”；而自诩为优异，实以霸权或武力或欺骗而强力推广的文化，则必将遇到抗拒，引发矛盾，甚至战争。

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仁”。仁，从人，从二，二人相依，是为仁，意为人与人相互亲爱。《说文》：“仁，亲也。”《春初·元命苞》：“仁者，情志好生爱人，故立字二人为仁。”而“仁之本”，则是“温良者”。（《礼记·儒行》）实际上，“仁”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因为仁的根本，就是热爱人生和生命，热爱自然、热爱社会和他人。这就是说，中华文化，自始至终是崇尚和平与亲善的文化。而其崇尚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乾》），也是世界上一切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支柱。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总和，它是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而形成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独特且伟大的贡献，它对人和自然和谐的追求，对实现道德理想的追求，对济人济事济天下的满腔热情，使世界上一切关心人、关心世界的人都应该关心中华文化。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就是中华文化自身所具有的世界性，或者说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分子，逐步被发现和认可的过程。

“汉语热”：尚未暖到人心

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汉语热”相比，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持续时间长，温度高，辐射面大。但热的背后其实有隐忧。汉语国际传播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有很大落差。立足国内视角，我们要弄清楚要传播什么，实际做了什么，应该怎么做，最终希望达到什么效果，实际上达到了什么效果；立足国际视角，传播对象就会思考：中国为什么向我传播中华文化？我想要什么？他们给了我什么？我希望怎么给我？实际上怎么给的我？他们想得到什么？最终目的是什么……从这两个视角，可以看到两种认识上的落差，一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传播效果和实际达到的效果之间的落差，二是世界期待于我们的和实际得到的之间的落差……这些落差客观上会对汉语与中华文化传播造成很大的阻碍。从这个角度讲，“汉语热”目前还只是热在皮肤，尚未暖到人内心深处，因此，现在还不是欢欣鼓舞的时候。

“汉语热”的基础是经济

汉语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并因此促使世界上产生了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需求。只有政治和经济发达地区的语言和文化才会对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语言和文化产生强大的辐射与影响，并且基于客观的市场需求，通过主观推动得以实现语言和文化的传播。



传播中华文化要有取舍有创新

面对五千年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应怎样选择？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的途径和方式也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为了保证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质量和效率，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华文化的基本内涵，充分发掘中国传统和当代文化的世界价值，做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鲁迅）在保持中华文化精髓的前提下传播不断创新的文化内涵。

留学生教育要以文化传播为导向

留学生教育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桥梁。通过汉语教育传播中华文化，培养汉语学习者知华、友华，真正从感情上理解和喜爱中华文化，是留学生教育的最终目标之一。我们应充分发掘和利用中国的地域、经济和文化优势，充分调动和整合相关优势教育和文化资源，采取有效方式，培养既会说汉语，也能理解中国，更从感情上亲近中华文化的留学生和海外人士，使汉语教育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媒介和窗口。

教材是关键

中华文化融入世界的主要媒介之一，是教材。教材中的文化元素的量与质，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效果极其重要。因此，有必要基于中国的现实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长远需要，科学调研，编写出既能包孕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能真实反映当代中华文化特色，简便易学、口径适度的应用型国际汉语教材。

这套“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系列丛书”，就是基于这种客观需要的一种努力。丛书涵盖三个层面：文化读本、中外文化传播经典案例分析、传播途径研究。其中《中华文化之旅》与《中华文化问答录》作为中华文化读本互为补充，前者提炼中华文化的核心要素和基本历史，后者细化中华文化的知识点，两书结合，可使读者生动掌握中华文化的经与纬；《中外文化国际传播经典案例》则选取中外文化传播